



十五

粹卷第三十八

論成摠二十首

吳興姚

蘇頌

前賢

夷齊四皓優劣論

蘇頌

三不欺先後論

呂溫

三名論

李翰

三賢論

李華

失策

漢斬丁公論

皮休

表盜以周勃為功口論

李德裕

張辟強論

晁錯論

李觀

降將

李陵論

白晷

度臣

張禹論

李德裕

省試夷齊四皓優劣論

蘇頌

論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取當年而節莫覩故發義以立志從道以成功激清一時流譽千古然立志者必義也成功者必道也資於義而志可明徵於道而功可見志以立節功以成名名之成昭其道也節之立昭其義也能繫其身後代有準非夷齊孰能利其國當時繫賴非四皓孰揆而度之優而柔之循其事而理於是乎在考且功而論於是乎著蓋周德既廣則夷齊讓國而歸焉漢

業既興則四皓受命而出焉天之棄商矣諫武王正臣禮也人之
戴漢矣護太子忠主道也忠之所有者大則正之所行者高高而
能行者節所謂立也大而能行者名所謂成也若夫志士仁人將
合而已進足以成退足以立用足以兼濟否足以獨善不辱其身
則安食其粟不降其志則言采其微墨六民之子不屈也贏之德
衰則曠允全生劉之德盛則衣冠就列夏黃公之徒知時也舉其
成事各同乎其成矣究其立事各異乎其立矣深惟終始敢無優
劣統而論之其美也一別而叙之其跡也二棄身以遂志夷齊之
烈矣愛國以屈身商皓之行矣曰若稽古以質乎內皓見賢於子
房夷齊補仁於宣父與其補仁於宣父不猶愈於見賢於子房哉

三不欺先後論

呂溫

昔晏子幾為單父也人不忍欺之國僑為鄭也人不能欺之西門
豹為鄆也人不欺欺之此皆為政不同同歸于理作幹事之標首
則牧人之經軌汪洋古今輝煌圖史窮理而語固有源矣擇善而
言世先後請試論之予思世之貴而邑偏強齊任其善為城

山何仁為干櫓當鯨吞之大敵馮復顧之遺黎漁者形檢必用心
德惠訓不倦乃無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愛感而動之陰陽運
於無言誠而明之日月懸於方寸是則不求不欺於人而人不忍
欺矣子產攝晉楚之間而靖恭爾位役智利物歸躬勵俗守之以
信行之以禮告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洞照如衡誠懸是具
求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當戰國之際而克修茂績身
為紀律三有典章剛包其柔威克厭愛權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罰
火烈人望霜清物心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
者至誠潛感是曰上德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旁達是曰有
政三王之吏也不敢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伯之吏也誠不
足至於知知不足至於威大小之間朗然可見然而事在折衷理
資漸致德宜全與學道貴兼通必也修誠而棄智誠未至而政理或
虧任智而廢威知未周而暴亂將起不若兼而行之迭收其效一
之日二之日刑明威立使人畏而不敢欺三之日四之日智達政
成使人敬而不能欺五之日六之日志孚誠格使人感而不忍欺

以寬濟猛同二氣之和平自爾陟遐比三才之具美苟非全德大器其孰能至於此乎若不暇會其源流統其宗極而姑定優劣直論先後則堯舜之吏與王霸朝不同年而語矣

二名臣論

李翰

或問於翰曰昔諸葛亮擁膝南陽為梁甫吟自比管仲樂毅州平元直以為信然雖涯量罕穴規而遺迹可見夫此三名臣者亦有優劣乎願聞其說翰辭不敢對至于再三固請不得已應之曰豈易言乎豈易言乎夫小者不足以論大近者不足以量遠奈何況漢大賢然執律管者可以候四氣之微測日晷者可以知千里之度察微觀者由虛考實稽彙矣守言象於斯矣如僕所揣則管不追樂孔明其伯仲之間耳曰何謂其然也昔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與齊定霸尊周董王功其懋哉仁亦至矣孔明收荊州散敗之餘建策通吳合從破魏奉先主西入劔門下車而三分天下翊戴後嗣績修舊勳刑政孚於偏方威德振於中夏雖短祚中否而王業殆成樂生一為燕將統勝齊師挫劍於二城之間狼狽於

兩國之際軍不振旅身卒犇亡子獨推而崇之冠於二賢之首誠所未諭其有說耶翰應之曰子之所聞者末矣語功則信然語才則不爾夫才生於代功與運成固自才優而功微運合而才劣先富格以道德費於終始審其和正觀其去就然後事可明也夷吾富既亂之時輔有過之主功濟諸夏澤被生人信為美矣然微功爭讎務入之情速矣肆奢越禮盈量之意見焉故仲丘雖稱其仁終小其器止於霸者之佐始非王臣之良孔明從容三顧後起籌畫必當締構必成事也而業身主闇而國治兵弱而強鄰畏服功大而本朝不疑斯亦難矣然窺其軍令跡其用法必使中原可復然後厚賞實刑玄德常稱馬謖言過其會具不可大用之卒致喪敗斯所謂濟於事而未全於道得諸已而未審於人樂一戰舉齊二城未下徙之以德收之以禮捨權變於攻取之際行王道於軍旅之間事雖不成業亦大矣向使昭王不死惠王不疑則其功未可量也夏侯太初論之詳矣及其逃燕之責亡而奔趙趙王問以圖燕之策樂生流涕而對曰臣昔日之事燕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

也千秋萬歲臣尚不敢侵其臣讓而况謀子孫乎因棄祿胥道善乎長者之言
謂懷祿不肖其蔡周身不違於道比諸子亦優其主恩非臣下之所圖天命
豈生人之所制安可以功業之成敗斷才能之短長耶且夫運有通塞即有修
短蓋天意也豈人事乎昔韓信將伐魏間得不以周叔為將乎聞不用乃大喜
向使魏人用之則漢師不敢濟河矣然則周叔之才亦韓信流亞
也終湮滅而無聞焉古之大才而功不著者亦何可勝道哉翰長
兄御史君體純至之德負經遠之才常感憤於周韓之間嘯詠於
管樂之際守之以忠信文之以禮樂蘊弼諧之大略以康濟為己
任進逢國難謀猷不行退有家艱哀毀過禮官纔元士命止甲年
位不登於廟堂名不書於史冊斯才也斯運也誰見三分九合之
優劣辭燕對趙之去就哉由此觀之斷可知矣問者歎息而退

三賢論

李華

或曰吾讀古人之書而求古人之未獲嗟夫遐叔謂曰無世無賢
人其或世教不至淪於風波雖賢不能自辯況察者未之究乎鄭
衛乃奏正聲間發極和無味至文無彩聽者不達反以為怪譎之

音不師樂工亦失容而昔曼都之委雜於惟惟如琴瑟蕭艾
美觀美倫自以為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又求者亦昏判割其善
惡在遷政化端風俗則賢不肖異具而後賢者自明而察者不愚
也余兄事元魯山而友劉蕭蕭二功曹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
願聞三子之略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純天下劉之志行當以
六經諧人心蕭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元齊思智劉感一物不
得正蕭蕭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元之道劉之深蕭
之志及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
蕭病貶惡太亟將善太重元奉親孝居喪哀撫孤仁徇朋友之急
蒞職明於賞罰終身貧而樂天知命焉以謂王者作樂崇德設薦
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極致也而詞章不稱於是作破陣樂詞是
樂也協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矣劉名儒史官之家兄
弟以學著稱乃述詩書禮樂春秋為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
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蕭蕭以史書為繁元罪子長不編年陳事
而為列傳後代因之非典訓也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非訓

齊生人不歸次序續修以迄于今未就而致推是而論則是蕭之志矣元據師保之席瞻其形容不俟其言而見其仁劉被鄉佐之服居賓友之地言理亂根源人倫隱明參乎元精而後見其妙蕭若百鍊之鋼不可屈折當發興去就之際一生一死之間而後見其大節視聽過遠欲人人如我志與時多背相見詬於人取其中節之學是可以為人師矣學廣而不精其貫穿甚於精者又文方復雅商之至當以律度百代而古之能者往往不至焉超絕孤厲不可謂不知者言也茂挺父為莒丞得罪清河張惟一時佐廉使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至莒道邀使車發詞哀乞惟一涕下即日捨之且曰蕭贊府生一賢方負天下風教吾由是得罪亦無憾夫如是得不謂之孝乎或曰三子者各有所與遊乎遊叔曰若太尉房公可謂名人矣每見魯山則終日歎息謂余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盡矣若司業蘇公可謂賢人矣每謂當時名士曰使美不幸生於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廣平程休士美端重實言河間邢宇紹宗深明持操宇第次宗和而不流南陽張茂少不事曲

守道而斷趙郡李崱伯高含大雅之業崱族子丹叔南誠莊而文丹族子惟嶽謀道沈遠廉靜梁國高渾德源昂昂有古風弘農楊拯士挺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東柳識方明遐曠而才足皆慕於元者也劉在京下嘗寤疾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顧謂賓從曰挺卿日若不起無復有神道尚書劉公每有勝理必詣與談終日忘返退而歎曰聞劉公清言見皇王之理矣殷直清有識尚恨言理少對未與劉面常想見其人河東裴騰士舉朗邁直真弟霸士會峻清宋雜隴西李廣敬叔堅明而粹范陽盧虛舟幼真質方而清穎川陳讜言上然淡而不猷吳興沈興宗季長專靜不渝穎川陳兼不器行古人道渤海高適達夫落落有高節是皆重於劉者也工部侍郎韋述修國史推蕭同事禮部侍郎陽俊掌貢舉問蕭求人海內以為德選汝南邵軫緯卿詞學標幹天水趙驊雲卿才美行純陳郡殷寅直清達於名理河南源衍季融粹微而周會稽孔至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陸據德隣恢恢善於事理柳芳仲敷該練故事長樂賈至幼幾名重當時京兆韋收仲成

遠慮而深南陽張有略維之履道體仁有略族弟颯季遐温其如玉中山劉穎士端疏明簡暢穎川韓拯佐元行備而文樂安孫益盈孺温良忠厚京兆韋建士經中明外純穎川陳晉正卿深於詩書天水尹徵之誠明貫百家之言是皆厚於蕭者也尚書顏公重名節敦故舊與茂挺少相知顏與陸據柳芳最善茂挺與趙驛邵軫洎華最善天下謂之顏蕭之交殷寅源衍睦於二交之間不幸元罷魯山終於陸渾劉避地逝于安東蕭歸葬先人歿于汝南無復求斯人有之無之自足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賢不登尊位不享下壽居易委順賢人之達也不蒙其教生今之病也余知三賢也深故言之不作云

漢斬丁公論

皮日休

忠之為稱也蓋欲委身以事主不以猜悞貳其心不以辯說貳其心不以疑懼貳其心者也上有過諱於公不揚名於私豈猜悞之足入乎上有忌愈乎進不愈乎退豈辯說之足入乎上有間怯乎心不懼乎事豈疑懼之足入乎夫苟保恬生而仕者上有

言未息而懼乎誅諫未再而去乎位自以得古人三諫不從之義然幸其生貪其祿是猜悞而貳其心也上有忌必蔽于心機媚于聲氣不思已之不韙而謂上之受謗不思道有未可而謂辯之足從不從辯而去是辯說貳其心者也上有間夫必使彼愛取乎厚也必謂彼倖求其捨也有愛不可使倖不可謂苟而已矣是疑懼而貳其心者也嗚呼劉項之作也淮陰不以猜悞而去項乎淮南不以疑懼而去項乎曲逆不以辯說而去項乎去彼而就此果謂忠乎果謂不忠乎是利則存不利則亡者也則丁公臨敵捨敵無殺誠則隱之者豈有猜悞辯說疑懼者耶有利則存不利則亡者耶與其不忠則彼二侯者謂淮陰侯淮南王曲逆侯是也未可免鼎鑊之誅刀鋸之刑也是高祖斬之果不為當噫漢之初立未為無人丁公就刑未聞有一言而疾者將固之命也悲夫

表益以周勃為功臣論

李德裕

表益對文帝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益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也非至理篤論此言足以惑文

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宗臣之意竟使周勃大功皆棄
非罪見疑可為長歎息也當呂后之世惠帝已殂少帝非劉氏陳
平用辟強之計權王產祿絳侯若不與之同心而制其兵柄必由
此而階亂矣則劉氏安危未可知也然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未嘗
不心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遜順內守忠貞得不謂之社稷臣矣
其後絳侯繫清室蓋雖明其無罪所謂陷之死地而後生之徒有
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義楊子稱盜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
善哉賈生之說喻堂陛之峻高者難攀車者易凌文帝感悟養臣
下有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識若袁公者難與並為仁矣蓋
惟有正慎夫人席塞梁王求嗣此二事守正不撓忠於所奉害錯
之罪虐貫於神明安陵之禍知天道之不昧矣

張辟強論

揚子美辟強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膚敏善為呂氏之情竒之
可也若以為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
因辟彊啓之向使留侯尚在必執戈逐之將為戮矣觀高相嘗言

呂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策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直以為相
謂周勃堪寄託之任令本兵柄況外有齊楚淮南盤石之固內有
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哀將相
何至危懼必當真愛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為將相之害哉漢高曰
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豈獨在呂宗矣何可背之厥後稱
制八年產祿之封植固矣若平勃二人遠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
歸呂宗及呂后之歿劫躪商以給呂祿計亦窘矣周勃雖入北軍
尚不敢公然誅呂豈不艱哉賴產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儻
才出於世豈受其給說哉嗟乎與其圖之於難豈若制之於易由
是而言平勃用辟強之計斯為謬矣留侯破產以報韓結客以沮
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為必仗義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譎明矣

晁錯論

李觀

觀讀漢史見景帝殺御史大夫晁錯以姑自心吳王濞痛其非罪也
故直筆以議按錯穎川人起於諸生事文帝為太常掌故以英詞
射策舉擢為中大夫及景帝即位極言獻替未嘗不忠於心乃命

副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思永漢室而患諸侯侈大上書請削其
土是用剪其翼而固其本也度錯之志豈有負漢哉原吳淠之反
誠有由然間人骨肉而塞小忿自非上達能不生怨怨端既立臣
節安附欲無為逆終不可得已蓋以南方富殖而諸夏初又狂夫
為計料勝一舉遂搖長舌交構七國借誅錯為名景帝無非常之
見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不問其在紆難而七國之兵曾不少減
是以察其來不為錯明矣且袁盎與錯宿不相善況景帝豈不知
二臣之不叶而聽偏議是為臣報隙也若宗社何及鄧公吳還乃
歎歎長悲益為天子之羞爾始高帝封淠於吳以誡東南之必亂
于時豈有錯削地之議蓋天之曆數有理亂也脫使無梁國以絕
其道無條侯以耀其武則秦之鹿復駭盎之肉可食初錯介然孤
立指畫高議大臣疾小臣怖人人束約各欲俸刃其父知其必戮
也而深病之錯曰所以尊君上安宗廟父曰劉氏安是氏危矣吾
不忍見禍及先禍死矣噫史臣責錯之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
夫趙括持必敗之勢而母言於趙王不可使將及括失律母以先

見獲有是錯用至忠之略與必敗之勢異也其父雖懼禍至卒立
子所籌國之大事也且使括母言之足稱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
是沮其子為忠也孰可擬議或人有復言錯忠則有矣而智不足
愚則不爾夫忠所以補君智所以濟身苟圖濟身則忠有不遂忠
有不遂是臣不日亦何生為賊由袁盎昧在景帝非智之短時不
與也古云直木先伐愚智何道哉

李陵論

白居易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為臣為子之六寶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
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將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謂
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
者無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其惑之
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明譏又可乎
按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
美狼曠歃雞叛者為能獲其死所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
始以步卒深入虜庭而能以寡擊眾以勞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

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死戰卒就生降暗隊君命挫國
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勳於
前墮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追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而
引范蠡曹沫為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恥豈非其罪魯國之羞未
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晉免微軀受制於強虜雖有區區
之意亦奚為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
之將為單于之擒是長殺離辱國家甚矣况二子雖不死無陵生
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
慕之是大失巨子之義也觀陵答子卿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
已而不自內省其始終焉何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刎頸見志曷若
効節致命以取信於君與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國曷若忘身守死
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下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
德甚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延于世刑不加親戰
功足以冠當時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
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云人各有死死或重於秦水

山生或輕於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死重於利則
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受其死
惜哉陵之不死也夫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不
其然乎不其然乎

張禹論

李德裕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咨於所敬之臣然臣
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睢山東之匹夫也入
虎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交踈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
秦霸業之基以安國復嗣可謂忠於昭王矣能獨斷者英主也古
人言謀之欲多而斷之在獨善為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有逆鱗
之恨所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不斷之於已
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計而今明詔
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
周宣餞申伯有孔碩之詩秦康送文公興如存之感况薄太后尚
存唯一弟薄昭而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帝車駕

至張禹第畔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與曲陽有隙
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致
漢室之亡成王莽之篡皆因禹而發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
蛇鬪於鄭賜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矣朱雲欲尚方斬馬劍斷佞臣
頭斯為當矣後代有類於此者其臣可以范雎為師表張禹為鑒
戒

文粹卷第三十八

三月十一日

文粹卷第二十九

議甲

吳興姚

敘

竹素

如廟

請以正冬至日祀圓丘議

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唐太宗皇帝配天議

遷廟議

立廟議

宗廟遷豆議

同前議

同前議

昭陵議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請以正冬至日祀圓丘議

唐紹

日聞禮以冬至祀圓丘於南郊夏至祭方澤於北郊者以其日行
躔次極於南北之際也日北極當晷度循半日南極當晷度環周
是日一陽爻生為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即
冬至卦象也一歲之內吉莫大焉甲子但為六旬之首一年之內
隔日常遇既非大會豈運未周惟揆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
欲辟環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太史令傳孝忠唯矣

曰惟漏經南陸北陸並日校一分若用十一日甲子即分一分才南極即不得為至

○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獨孤及

謹按禮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為太祖繼太祖以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世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鮌續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惟漢崛起曲阜而祖文王則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以高皇帝為太祖其先細微故也非足為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躬魏肇成王業建封于唐晉同祖因之遂以為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由契之封商后稷之封周禘郊祖宗之也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高祖宗祀太宗猶屬之祖安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齊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遵漢代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於豐公大公之不祀返古違道失孰甚焉夫追尊

景皇帝廟號太宗所以崇尊之禮也若配天之位既易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道其隆於此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貞觀之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以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臣謹稽禮之舊文參諸夏殷周漢故事配食天帝之制請仍舊典謹議

○唐太宗皇帝配天議

長孫無忌

臣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犧五帝本配五郊所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大縱孝德追奉太宗已道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於今乃以太宗文皇帝降配五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尋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為失旨又尋漢魏晉宋廢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唯祭法云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曰禘郊

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門外。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祖宗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祫配祠，良為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六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叙矣。又按六韜曰：武王伐紂，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令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歟？則配之降尊，豈理不然矣。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且謹上考殷周，下泊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惟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不經未足據。又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

帝至貞觀初，緣作華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代祖專配感帝。此即舊制故事，已有述遷之典，取法崇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締構有周，建絕代之丕業，啓祚汾晉，創歷聖之洪緒，德萬發生道符立極，又代祖元皇帝潛鱗韞慶，在道事周，導濟發之靈源，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體元居正，為國始祖，抑有舊章。昔有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祀高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瀆，撥率土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業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

禘給議

韓愈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

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
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在效忠今輒先舉眾議之非然後申明其
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
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相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
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
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
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
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
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廟二祖猶在壇
墀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
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今一朝遷
之豈惟使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
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博曰祭
如在景皇帝雖為太祖於其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
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日獻懿之子孫也今欲

正其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
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
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
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
無其所發祭則於禮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
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
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嚮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
者蓋自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
食蓋言子為父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
祫之時獻祖且居東嚮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
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頻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
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伸揀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
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
陛下以且議為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
或可疑臣乞召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今年夏四月禘饗于太廟太祖景皇帝東嚮之位并遷廟之位方伏
 准今月十六日勅禘禘之祭禮之大者先有衆議猶未精詳宜更
 令百僚議限至二十六日內聞奏者臣聞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
 稱百順實受其福故曰萬物本乎夫人本乎祖以太祖始封之重
 當於祭東嚮之尊百代不遷下統昭穆此孝饗嚴禋之極制也周
 自后稷十六代至武王毀廟遷主皆太祖之後故序列昭穆合食
 無嫌漢之太上皇主瘞于園寢尋置別廟是為屬尊尊故周漢皆大
 祖之位正自魏至隋則虛其位魏明帝初以太白主別廟未成故權
 設對袷後有司定七廟之制太祖已下為昭穆二祧旋至三少帝
 運移于晉景以兄弟為代數故元帝上繼武帝簡文上繼元帝至
 安帝時然後征西至京兆四府君遷盡未及於祭運移于宋初末
 如中疑四府君主所藏之禮詔公卿博議范宣請特築一室享汝
 請室朽乃止蔡謨亦請改築別室君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以征西
 府君東嚮議竟不行宋齊梁陳比齊周隋悉虛其位以待太祖皆

以短祚其禮不申則自魏已降太祖列昭穆之位非通例也武德
 中立親廟四自宣簡公而下自觀中立七廟六室自弘農府君而
 下開元中始制九廟追尊獻祖懿祖故自武德至于開元太祖在
 四廟七廟九廟之數則東向之虛又非例也廣德二年將及殷祭
 有司以二祖親盡當遷太祖九室既備其年冬禘於是正太祖於
 東向藏二主於夾室凡十八年矣建中二年冬禘有司誤引蔡謨
 征西之議以獻祖居東向懿祖為昭太祖為穆此誠乖疑倒置之
 大者也議者或引春秋禹不先鮌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啻以為
 證且湯與文武皆太祖之後理無所疑至於禹不先鮌安知說者
 非啓與大康之代而左丘明因而記之耶向者有司以二主藏夾
 室非宜則可闕殷祭非敬則可處東向之位則不可是以貞元七
 年冬大常上奏請下百僚僉議詔可其奏八年春有千頌等一十
 六狀至十一年又詔尚書省集議有陸淳宇文炫二狀前後異同
 有七家之說至於藏夾室虛東向遠遷園寢分饗及禘禘如敝帝王
 虞主而故一瘞埋骨實引滋多皆失禮意臣等審細討論惟置別廟

及於于德明興聖二說取為可據明德興聖之廟猶別廟也等於
初立此又易行伏以明德皇帝於舜禹之際與稷契同功契後為
殷尚五百年稷後為周逾八百年明德流光無窮啓皇運於後景
福靈長與天地埒又獻懿二祖於興聖皇帝為曾為父猶周人祔
于先公之祧也此亦立於禮者也明尊祖之道正大祭之義禮文
祀典莫重於是凡議同者七狀百有餘人其中名儒禮官講貫詳
熟官於貞元八年蒙聖恩以博士徵至京師屬當會議時與崔儼
劉勅同狀十一年臣官備近侍不在議中乃今累叨睿獎獲貳宗
伯職業所守典禮是司研考古今罄竭愚管豈敢以疑文虛說曠
陛下嚴敬重難之心其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謹具條上伏惟聖
慮裁擇

藏夾室

右太祖已下毀廟主之所藏也今若以二祖之主同在夾室當祔
祔之際代祖元皇帝以應主合食而二主留在夾室神靈何所依
耶或主有禮則祭無禮則止若殷祭何如或去每祔祔時就饗

及於于德明興聖二說取為可據明德興聖之廟猶別廟也等於

虛東向

右自魏晉方有太祖已上府君以備親朝曰太祖已下昭穆既列
太祖之上親盡皆遷然後正東向之位明不遷之重自魏至隋皆
以短歷或遭離多故其禮未行故虛東向自武德後貞觀開元加
廟數太祖尊位厭而未申故虛東向今九廟已備代祖已遷而議
虛東向則無其例此其不可也

園寢

右漢魏太上皇處士居園寢之制近在京師故於遷主無有異議
今二祖園寢皆在趙州法駕撰儀經途遐遠此其不可也

分饗

右尊祖敬宗至當無二審祔合饗王者所先議者請常以獻祖受
祔太祖受祔五年之間迭居東向就如其說則當祔之時太祖固
序昭穆矣當祔之禮獻祖何所依也從古已來無此義例此其不
可也

埋瘞

右議者引古者貴祖命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又埋虞主於廟門外之道左以為比類彼主命幣王者既反告則無所用矣彼虞主用桑者既練祭則無所用矣不忍褻瀆故斂而藏之徹而埋之豈如粟主依神雖廟毀而常存之制哉此其不可也況兩階之間與門外道左皆祖廟也今則下瘞於子孫之廟於理安乎此其又不可也以前謹具周漢太祖居東向魏晉已下虛東向并貞元八年十一月兩度會議一十八狀內夾空等五家不安之說如前謹錄奏聞謹奏

立廟議

朱子著

臣謹按漢丞相韋玄成奏立五廟諸侯同五廟子駿議開七祖拜君降二節司農踵玄成之轍王子雍揚國師之波分塗並驅各相節相成既其所習好同惡異遂令歷代祀祀多參差優劣去取曾無畫一傳稱名位不同道亦異數易云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豈非別嫌慎微遠防家儲尊君卑佐升降無舛所貴禮者義在

乎昔優天子諸侯俱立五廟便是賤所以同貴臣可以濫主名器無准冠纓同歸禮亦異數義將安設戴記又稱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纔與子男相呼以多為貴何所表乎愚以為諸侯立高祖以下并太祖五廟一國之貴也天子立高祖以上并太祖七廟四海之尊也降殺以兩禮之正焉前史所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其義也伏惟聖祖在天山陵有日祖嚴配大事在斯宜依七廟用崇大禮若親盡之外有王業者如殷之玄王周之后稷尊為始祖儻無其例請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一室考而虛位將待七百之祚遙遷方處庶上依晉宋傍極人情於是八座奏曰臣聞揖讓受終之后革命創制之君何嘗不崇親親之義篤篤尊尊之道虔奉祖宗致敬郊廟自義乘關里學滅秦庭儒雅既喪經籍堙歿雖兩漢纂脩絕業魏晉敦尚斯文而宗廟制度典章散逸習所傳而競偏說是所見而起異端自昔迄茲多歷年代語其大略兩家而已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陛下至德自然孝思罔

聽莫踰匹夫之志制作窮聖人之道誠宜定一代之宏規為萬古
之彝則臣等奉述睿旨討論往載紀七廟者實多稱四祖者蓋寡
按其得失昭然可見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
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尚書曰七代之廟
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于寶之徒
或學推碩儒或不稱博物商較古今咸以為宜故其文曰天子三昭
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亦豈非國之
茂典不刊之休烈乎若使違羣經之明文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
之篤論尊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偏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
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焉况復禮由人情自非天
墜大孝莫重於尊親厚本莫先於嚴配數盡四廟非貴多之道祀
及七代得加崇之心是知德厚者流光乃可久之高義德薄者流
甲寅不易之令範百等參議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
制式遵舊典庶承宗之道興於理定之辰尊祖之義成於孝禮之日

宗廟加邊豆議

崔沔

臣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聖賢
所重禮樂之制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
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
未有火化如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蘗釀汁樽杯飲則有玄
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為酒醴伏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
幽潔豈有二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玄可存而不可測也祭禮
至敬可備而不敢廢也是以血腥爛熟玄樽犧象靡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
薦實於新味不尚熟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
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實
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節制之文也鉶
俎簋豆豆簋簠樽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燕饗賓客
而周公制禮咸異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諶近古之知
禮者也著家祭禮觀其所薦皆晉時常食不復盡用禮之舊文然
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祠祭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
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

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
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死園之內躬
稼所收鬼狎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剖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
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物有司祭如神在無或簡怠助增虔誠
其進貢珍羞或時物鮮美考諸祠典有所漏略皆詳名目編諸甲
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薦豆之
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大羹古食也盛於瓦器也也羹時饌也盛於銅
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盛於時器故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樽未有薦時饌而
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薦豆十二未足以盡天
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昔魯人丹相宮之楹又
刻其楠春秋書以非禮禦孫諫曰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
有恭德而君納諸惡無乃不可乎是不以越禮而崇侈於宗廟也
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
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被太常奏狀今酌獻酒
酌制度全小僅未一合執持甚難不可全依古制猶望稍須廣大

臣竊據禮者有小為貴者其小也小未及制故非
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救重正無行議而後革然禮失於
敬猶奢而寧儉非大過也未知今制何所依准請兼詳令式據文
而行

○ 同前議

章述張均同議

謹按祭統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水草陸
海三牲八簋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皆備薦矣聖人知孝
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使祭有常禮物有其品器
有其數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差降無相踰越百代常行無易
之道也又按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
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雍是則與祭祀
之物豐省本殊左傳曰饗食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
惠以布政又曰饗食有體薦焉宴有折俎社元凱曰饗食有體薦爵盈而
不飲有乾而不食宴則相與食之饗與宴猶且異文祭奠所陳固
不同矣又按周禮籩豆人各掌四簋四豆之實共供祭祀與賓客

所用各殊處此數文祭奠不同常時其來久矣且人之嗜好本無
馬准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雖平生所嗜非
禮亦不薦也平生所惡是禮則不去也楚語曰屈到嗜臭有疾召
宗老而屬曰祭必以艾及祥宗老將薦艾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
之因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庶
一且脯醢則上下安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不以私欲干國之典遂
不用此則禮外之食前賢不敢薦也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
隨所有者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雖筮豆有加豈能備也
傳曰大羹美不致菜食不數盂昭其儉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事
神在於虔誠不求厭飫三年而禘不欲黷也三獻而終禮有成也
風有采蘋采芣雅有行葦泂酌守以忠信神其捨諸若以今之珍
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師古簞豆可去而盤盂杯案當在御
矣韶護可息而箜篌笙笛當在奏矣凡斯之流皆非正物或興於
近代或出於蕃夷入耳之娛本無則象用之宗廟後嗣何觀欲為
求式恐未可也且自漢已降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

此既行亦足盡至孝之情矣宗廟止禮且依典故至情樂華人
情所難又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為散禮器稱宗廟之祭也其者獻
於此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又按國語觀射父曰郊禘不過酒
樂蒸嘗不過把握天神以精明臨人者也求備於物不求豐且大苟
失於禮雖多何為豈可捨先王之遺法徇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
以從流俗裂冠毀冕將安用之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況在
宗廟敢忘舊制

同前議

楊仲昌

臣按禮經祭法曰夫祭不欲煩煩則黷祭亦不欲簡簡則怠又鄭
玄云人生尚聚食鬼神則不然神農時雖有黍稷猶未有酒醴及
後聖作為醴醑猶存玄酒示不忘古春秋曰蘋蘩蕒藻之菜潢汙
行潦之水可羞於王公可薦於鬼神又曰大羹美不致菜食不數盂此
明君人者有國奉先敬神嚴享豈肥濃以為上將儉約以表誠則
陸海之物鮮肥之類既乖禮文之情而變作者之法皆充祭用非
所詳也易曰樽酒簋食納約自牖此明祭存簡易不在繁奢所以

一樽之酒貳簋之食為明祀也抑又聞之夫義以出禮禮以體政
違則有紊是稱不經薦肥濃則褻味有登加邊爵則事非師古與
其別行新制寧如謹守舊章

昭陵議

權德輿

右奉進止寢宮在山上置來多年曾經野火燒焚摧毀略盡其宮
尋移在瑤臺寺左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置緣舊宮本在山上元無
井泉每緣供水稍遠百姓非常勞弊今欲於見住行宮處修造所
奠又遠使人又為改移舊制恐所見未周宜令中書門下及百寮
同商量可否聞奏朝議郎守尚書司勳郎中知制誥雲騎尉賜緋
魚袋臣權德輿議曰臣聞古宗廟之制前有廟廟列昭穆後有寢
殿陳衣冠自秦漢已來始因陵立廟有寢宮便殿雖廟居陵傍而
無必在山上不可在山下之定制且禮文所貴宜也稱也祀事所資
敬也繫也伏以昭陵因山太宗所建宮在山上以便當時自野火
延燒行宮山下亦已久矣今若伐木縮板程功就險神道貴靜或
非所宜則與置陵之初事體為異况舊制既毀新宮是修考於使

地可以經久所謂宜稱也又井泉在下汲引為易饗食獻之禮是
皆嚴恭本於明德惟馨亦在吉蠲為饋故禮之言祭也水曰清滌
言其潔清滌濯也又曰不敢用常褻味所以交於神明也因茲列
井以備薦羞所謂潔而敬也凡舉事必以制度當否為大而以大
力勞逸為細若於事為當又無所勞亦亦順昭陵愛人之心乎不
亦叶陛下從宜之禮乎今列聖寢宮有在山下者矣然則致敬來
格之義豈以山上山下而為遠近耶且愚以為但在柏城之內則
不云遠陛下精誠慎重詢及庶僚徒獻所聞伏增戰越謹議

省試學生代齊郊議

韓愈

齊郊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蓬駮奔走以役
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
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蓬駮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
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負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
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
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

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進以業發聞於鄉閭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以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殺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為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廟黜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指掌其事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一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任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弊

不可為己又況不如其舊哉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去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其亦不得其理矣

文粹卷第四十

明堂

明堂議

同前議

明堂言朝議

雅樂

三朝行禮樂制議

三朝上壽有樂議

車服

徹食官有樂議

朝服乘車議

公卿已下冕服議

刑辟

請禁私鑄錢議

復讎議

駁復讎議

明堂議

孔穎達

臣伏尋前勅依禮部尚書劉伯莊等議以為從崑崙道上帝祭天
又尋後勅云為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檢太藝君書百家諸史皆
未聞臺觀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
樓明觀其宜一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或有翦首高為柱苴等作

蓋雖復古今與制不可恒然猶依大典徵於朴素是以庶惟高祭
器上陶匏用壘粟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後今若飛樓架向綺閣凌
雲考古之文實堪疑慮按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
以茅祀五帝於上座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座正謂臺上下防惟
是臺下即云無四壁未審伯莊如何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
所為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又盧實等議云上層
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
接神相以朝覲祭祀且在廟堂豈有樓上祭祖樓下視朝豈有
隘乘輦相儀接神不敬步在則勢與聖躬侍衛在傍百司供奉
不來之典設全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見以求已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言下羣臣詳議

同前議

魏徵

明堂之作其所果遠矣爰自軒唐逮乎秦漢有損有益或異或同記不
差莫能詳矣今稽諸話訓參以舊圖其圓下方復廟重屋百慮致異其
自當盡善盡美不違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裝頽以諸儒持論異
端建疑起是非於于廢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為一殿宋齊即仍

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享不履求之曲則首實本弘
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
飾宮以廣其敬宣丘美意其在茲乎臣等親奉德音令衆大議思
竭聖露微增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觀事資通變若
據茲舊之說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為則又傷於質略未
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
既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為祭天之所人
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制則並隨時立
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古廓千載之疑議為百王之懿範
不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
神明庶幾可俟子來經始成之不日

同前議

顏師古

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簡牘全文莫覩肇起黃帝降及有虞彌
歷夏殷迄于周代各立名號別創規摹衆說舛駁互執所見巨儒
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究其指要實布政之宮也往

以戰國縱衡典籍廢棄秦酷烈經禮湮亡今之所存傳記
談用^有準的實亦無味然周書之叙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門雉
門據此一塗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及左个
右个與四時之次相用則路寢之義足為明證文王居明堂篇帶
以弓韉禮于高禘九門磔壤以禦疾疫置梁除道以利農夫令國
有酒以合三族凡一事等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為皆在路寢者
也戴禮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宸南嚮而立明堂
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
一筵據其制度即太寢也戶子亦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曰
陽館周^禮 室斯皆路寢之徵知非別處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
後稱^之廟進退無據自為矛盾原夫負宸受朝常居出入既
在臯庫之內亦何去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
武有懷創造詢於搢紳言論紛然終無定據乃立於汶水之上而
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亦無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
而功業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創乳辛等乃以為明堂辟雍大

也而有三名金哀等又稱經傳無明不能分別同異中
興之後蔡邕作論復大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玄則曰在國之陽三
里之外七里之內景已之地穎客釋例亦云明堂太廟凡有八名
其體一也苟立同異競為巧說並出自曾懷曾無師祖審夫功成
作樂治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迭變旌旗冠冕今古不同律度權
衡前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
宜乎釋則尚或補其闕漏況鄭氏臆說溥于謾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
愚謂不出塘雉適接宮闈實充事宜諒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旨
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貽範於來葉區區碎議皆可略而不論

大享議

馮宗

臣等竊聞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天垂象聖人則之蒿柱茅簷
之規上圓下方之制考之大數不踰三七之間定之方中必居景
巳之地者豈非得房心布政之所當太微上帝之宮乎故仰協俯
從正名定位人神不雜各司其序則嘉應響至保合大和焉漢氏
承秦經籍道自心旁求堙墜詳據難明孝武初議立明堂長

南遭竇太后不好儒術事乃中廢孝成之代又欲立於城南漢
制度莫之能決至孝平元始四年始創造於南郊以申嚴配光武
中興元年立於國城之南自魏晉迄於梁朝雖規制或殊而所居
之也恒取景巳者斯蓋百王不易之道也高宗天皇大帝纂承平
之渾崇朴素之風四夷來賓九有咸乂永徽三年詔禮官學士議
明堂制度羣儒紛競各執異端久之不決因而遂止何也非謂財
不足力不堪也將以周孔既遙禮經且紊事不師古或爽天心難
用作程神不孚祐者也則天太后惣禁闡之政籍軒臺之威屬皇
室中圮之期躡和喜從權之制以爲軋元大殿承慶小寢當正陽
亭午之地實先聖聽斷之宮表順端闡諸精營室爰從朝饗未始
臨御乃起工徒挽令摧覆既毀之後雷聲隱然衆庶聞之或以爲
神靈感動之象也於是增土木之麗因府庫之饒南街北闕建天
樞大儀之制軋元遺趾興重閣層樓之業煙焰蔽日梁柱排雲人
斯告勞天實貽誠煨燼甫翳遽加修復沈乎地味景巳未峇靈心
跡匪膺期乃申嚴配事味彝典神不昭格其不可者一也又明

堂之制木不鏤土不文今體式乖且違經紊禮雖雉門所及彫修極
麗此其不可者二也高明矣塔事資虔敬密爾宮掖何以祈天人
神雜擾不可放物此其不可者三也況兩京上都萬方取則而天
子闕當陽之位聽政居便殿之中職司其憂豈容沈默當須審巧
曆之計擇繁省之宜不便者量事改修可因者隨宜適用削彼明
堂之號克復軋元之名則當寧無偏人識其舊矣

明堂告朔議

王方慶

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謹按穀梁傳云閏者附月之餘日天子不
以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
在矣不告閏朔弃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以此
寧有他月而廢其禮乎先儒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
矣大享不問十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
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議惟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在臣不
敢同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爲禮論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
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摭摭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煬帝命

撰江都集禮祇抄撮舊禮更無周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告朔者蓋為歷代不傳所以其文乃闕各有緣由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為明證在臣誠實有疑

二朝行禮樂制議

杜佑

晉司律中郎將陳頌云昔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比皆古聲辭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夔鹿鳴今不改易也魏代正朝大會太尉奉羣后行禮東廂雅常作者也後有三篇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律與古鹿鳴同第二曰魏之三篇詠文帝用左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亦用左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復用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代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按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工歌鹿鳴之三三拜鹿鳴所以嘉賓君也敢不拜嘉毛詩云鹿鳴燕羣君子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其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也詩傳並無行禮及叔孫通所制漢儀復無別行禮事荀氏云魏氏行禮食舉再

取周詩鹿鳴又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荀勗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祭之義食舉歌詩十篇元肇羣后奉璧趨步拜起莫非行禮豈容別設一樂謂之行禮耶荀勗鹿鳴之失似誤昔謬還制四篇復龍襲前執

三朝上壽有樂議

杜佑

禮記但有獻酬無上壽詩文惟詩雅云再拜稽首天子萬壽詩豳風云為此春酒以介眉壽雖非灼然明文要其髮髻其古者詩工皆歌之故可得而言也漢興叔孫通定禮儀七年長樂宮成諸侯朝禮畢復置酒侍坐殿上皆伏尊以卑次起上壽漢故事上壽四會曲注言但有鍾鼓無有歌詩魏初作四會有琴筑但無詩雅樂郭瓊云明帝青龍二年以長笛食舉第十二古置酒曲代四會又易古詩名曰羽觴行用為上壽曲施用最在前鹿鳴已下十二曲名食舉樂而四會之曲遂廢漢故事鄧吳及瓊等食舉之曲與時增損張華上雅樂詩表云魏上壽食舉時及漢代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皆未合於古雅漢故事則去上壽四曲華亦言有歌樂

其注當是闕文晉代歌詩傳玄述具存

徹食宜有樂議

杜佑

周官大王大食三宥皆合鍾鼓漢蔡邕云王者食舉以樂今但有
食舉樂食畢則無樂按膳夫職以樂侑食禮記六客出以雍徹以
振羽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
家之堂如此徹食應有樂不容同用食舉也

朝服乘車議

劉子玄

伏以古者爰自大夫已下皆乘車而以馬為駢服魏已降迄于唐
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而言也至如李
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眄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
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為
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
則專車憑軾可服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襲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
驗也自是家撫運必革隨時至如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則盛服冠
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

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此者變輿出幸法
首塗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只可配車而行今乘
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惟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襲衣博
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鞮而昇踏以
乘鞍非唯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準且長裾
廣袖檐如翼如鳴珮紆組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
榮之間黨馬有敬馬逸人從顛隊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
傍絳駟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以秘閣有梁武
帝南郊圖多有衣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巨案
此圖是後人所為非當時所撰且觀代間有古今圖書者多矣如
張僧繇畫群公祖二疎而兵士有著芒屨者闔立本書昭君入匈
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屨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
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為故實者乎由斯而言
則梁氏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易冕規
模不一秦冠漢珮用捨無恒況我國家道軼百王功高萬古事

不便理次身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省廢臣懷此異議其
久日不暇給未及推揚今屬殿下親從齒胄將臨國學凡有衣
冠乘馬比皆憚此行所以輒進狂言用申鄙見

公卿已下冕服議

楊炯

古者太昊庖犧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次有黃
帝軒轅氏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
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
改夫改正朔者謂身居后氏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較系
月以月較系時以時較系年此則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身
居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
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謹按虞書言早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
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者尚
矣夫日月星辰象明王光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物象聖王澤流下人
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時而教也華蟲者雉也雉身被五彩
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虎雉也雉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

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應也火者陶冶息飪象聖王
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恃以生象聖王為物之所賴也黼能斷割象
聖王臨事能決也黻者兩已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逮周氏乃
以日月星辰為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於是乎制袞
冕以祀先王也九章者法陽數也以龍為首章袞者卷也龍德神思
應變潛見表聖王深識遠知卷舒神化也又制黻為冕以祭先公也
黻為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有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
祭四望也四望王者山瀆之神也虎噬者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絺繡冕
以祭社稷也社稷者土穀之神也粉米由而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羣小祀
也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取黻之相背昭異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
也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
之冕先王之法服乃自此之出矣天下之服能事又於是乎畢矣
今表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已施於
旌旗矣龍山火米者又不踰於古矣而六麟鳳有四靈之名而玄龜蒼
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德之祥此六別表休教文者

踰比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興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知
玉紫盡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螿東觀之鈔黃無以紀其名
實固不可畢陳於法服也雲者從龍之氣也水者藻之自生也又
不假別為章自此盡不經之甚也又鸞鳥冕八章三公服之者也鸞
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雁鳥鸛者執鳥鳥也適可以辨刑曹之
職也能熊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力也又稱藻為水草而無
法象引張衡賦去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請為蓮華取其
文彩者夫茄者蓮也若以蓮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
未達文章之意此又不經之甚也又毛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
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令三品乃得同王之毛毳冕而三公不得同
下之衣名豈惟顛例衣裳抑亦句相矛盾此又不經之甚也又
冕四章五品服之者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非章首此
又不經之甚也若夫禮惟從俗則命為制令為詔乃秦皇之故事
猶可以適於今矣若夫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
禮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軌物改宣丘之法度者

請禁私鑄錢議

劉秩

臣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勅欲不禁鑄錢更令百僚議議可否者矣
錢之興其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桓得其術而國以霸
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籍國之興衰實繫於是陛下思
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即改作詢之芻蕘臣雖蠢愚敢不
薦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錢刀為下幣夫三幣
握之非有補於煖也捨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
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
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
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謂人主之權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陛
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
則傷農錢輕則傷賈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
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則作法布之
使多多則輕輕重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一也夫

雜以鈔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則不重禁之不足以懲其
方今寒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啟其源而欲令其從令乎
是設陷穿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
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艱草不艱支隣於寒餓
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饑則不可以威禁故法
令不可行人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
能為臣恐公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之
時吳淠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
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
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效愚計夫錢重者
猶人日滋於前而爐不加於舊人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
者破重錢以為輕錢錢輕禁實則多禁嚴則止則棄矣此錢之所
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於採用者衆夫銅之
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
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錢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

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未
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陛下熟察之

復讎議

韓愈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
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共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
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子復讎見
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諸信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
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
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
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
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特使法吏
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
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不得復讎也此
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
不當誅也誅者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殺

者善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
意與重立定制借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亦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
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
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議於今者又周官所稱
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
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
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
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無失其旨矣謹議

駁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君先者父為縣吏趙師韞所殺
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
且請編之於令求為國典巨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蓋以防亂
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防亂也若曰無為
賊虐凡為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
誅其可旌茲謂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借寢禮甚矣果以是

天下傳于後代越義者不知所以嚮高違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
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
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
判然離矣何者若君先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
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顛號不
聞而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骨介
然自克死而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斬色將謝之不
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君先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
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
悖驚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
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
讎者蓋以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
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哲聖不亦甚哉周
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
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

下受生子

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言耳此且以斷
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君先能不
越於禮服孝死義也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
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而議者反以為戮贖刑壞禮其不可為典
明矣請下臣議附于法令如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獻

文粹卷第四十

乙卯三月十一日

